

沈去矜：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极是当行本色。前此太白，故称词家三李。

纳兰性德：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烟水迷离之致。

王国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王远国 余克勤 著

往事成空一梦中

细品李煜词

从帝王到臣虏的滋味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王远国 余克勤 著

往事成空一梦中

细品李煜词

从帝王到臣虏的滋味

1207.23

66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往事成空一梦中:细品李煜词/王远国,余克勤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 - 7 - 216 - 06379 - 1

I. 往…

II. ①王…②余…

III. 李煜(937 ~ 978) — 词(文学) — 文学欣赏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57671 号

往事成空一梦中 细品李煜词

王远国 余克勤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60 毫米 × 1280 毫米 1/32
字数:173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7.75
插页:3

版次: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379 - 1

定价:18.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情真意切神秀美 高奇无匹词中帝

——李煜词简论

(代前言)

光辉灿烂、博厚悠久的中华词史，记载的流芳百世的大家，多似丽天繁星；脍炙人口的佳构，难以数计。李煜其人，堪称是这大家队列中首屈一指的豪杰；其作，可谓在这佳构宝库里无与伦比的奇葩。清代周之琦《词评》说：“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谭献《谭评词辨》谓：“后主之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今人唐圭璋《李后主评传》称：“中国讲性灵的文学，在诗一方面，第一要算十五《国风》。……在词一方面，第一就要排到李后主了。”诸如此类，多而又多的高度评赞，充分证明李煜艺术才华横溢，艺术成就出类拔萃，卓绝千古。

李煜，生于昇元元年(937)七月七日，初名从嘉，后改名煜，字重光，号莲峰居士，又号钟山隐士，徐州人，南唐中主李璟第六子，建隆二年(961)继承父业登极，史称后主。

南唐在中主晚期已向宋称臣，国势岌岌可危。李煜即位后，不思振作，一味卑躬事宋，在苟且偷生中纵情声色，沉迷诗文，信奉佛法，置政事于度外。开宝八年(975)，宋将曹彬率师长驱渡江，围困金陵。次年，城陷。他带

001

细品李煜词
从帝王到臣虏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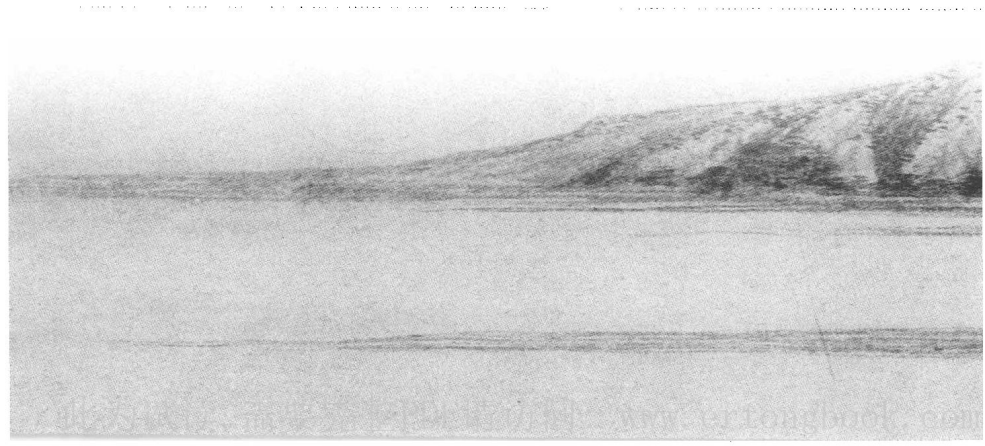
领殷崇义等四十五人肉袒出降,被俘至汴京(今开封),封为右千牛卫上将军、违命侯。过了两年多的屈辱生活,于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七日,被宋太宗赵光义派人用牵机药赐死,年仅四十二岁。

前人有诗赞叹说:“作个词人真正好,可怜薄命作君王。”李煜无力治国,却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他精通音律,工书法,善绘画,诗文兼长,尤擅填词。其著述,相传有《杂说》百篇、文集十卷,均已散佚。留存至今的只是一些零星的诗词。后人将他及其父的作品合辑为《南唐二主词》。

由于李煜亲自经过了先帝王——享尽荣华富贵,后囚徒——蒙受奇耻大辱,迥异于一般的人生历程,饱尝了极乐至悲的甘苦,又禀赋天才,具有深厚的艺术功底,加之从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李璟等先辈的创作中汲取了营养,所以,在文学上的成就特别辉煌,一举而跃居词坛之巅,独树一帜,给后世读者以审美享受,为新一代又一代的诗词作者提供着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流传至今的李煜的词,比较可靠的有三十多首。这些作品,以他降宋被俘为界限,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词反映李煜身为南唐小皇帝时的生活状貌与思想情感,境界较窄,风格柔靡,是南朝宫体和花间词风的继续。但在人物、场景描写上,所表现出来的非凡才华,出色技巧,以及高度的艺术概括力量,又明显地超越了花间派词人。故此,明代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说:“花间犹伤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这一时期的词作有三种类型。



第一种是绘写宫廷豪奢的娱乐场面,李煜日夜陶醉其中的情景。如《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玉楼春》等。第二种是描写男女相恋幽会和歌姬丰姿艳态的。如《菩萨蛮》(花明月黯笼轻雾)、《菩萨蛮》(蓬莱院闭天台女)、《菩萨蛮》(铜簧韵脆锵寒竹)、《一斛珠》之类。第三种是抒述离愁别恨、伤春怀人、悲秋寄慨的。如《捣练子令》、《清平乐》、《喜迁莺》、《采桑子》二首、《谢新恩》二首、《阮郎归》、《柳枝》,均属此列。

前两种是李煜愉快而腐朽的帝王生活的写照。其构成意象的客体大多是诸如“红日”、“金钗”、“花蕊”、“春殿”、“箫鼓”和“黯月”、“轻雾”、“蓬莱”、“天台”、“纤玉”、“娇波”、“画堂”、“绣户”之类闪亮耀眼、飘香溢馥、热烈欢腾或朦胧缥缈、含情藏美的物象,从而酿造了声、光、色、态俱佳的意境,使全词充满富贵豪华或温馨恬适的基调,洋溢着炽烈鼎沸或幽深悄静气氛,抒发了李煜对奢侈至极的宫廷生活的沉醉迷恋之情,揭示了他耽于逸乐的内心世界与钟情女色的风流皇帝的性格特征。于无形之中兆告天下,这是一种典型的亡国之音。后一种是李煜在纵情歌舞声色的同时已明显地感受到来自北宋的压力日益增大,国家形势日趋危殆,命运没落不可避免,思想上的阴影日渐浓重,每逢春去花落,秋至叶黄凋零,想起亲友或远离或亡故,心弦震颤不已,情绪动荡不定的情况下,创作的一些伤情感怀的篇章。其构成意象的客体则是诸如夕阳、斜月、微云细雨、余花芭蕉、空庭深院、寒雁寒砧羌笛,以及泪衣、蓬发、残妆之类声、光、色、态显得低迷暗淡,令人触目感怀、冲耳伤神的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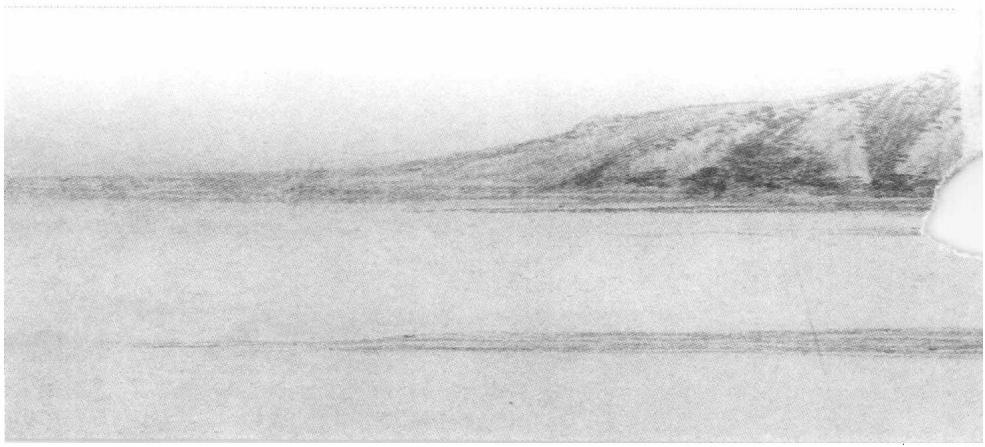


象。随之，变意境为幽深孤寂，基调为沉重哀惋，气氛为冷漠凄清，从而恰到好处地倾听了李煜当时的隐忧隐痛，使词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下子就能引发读者心弦的共振，清楚地意识到李煜前程的可怕。这真可谓是山雨欲来时的满楼狂风——预示着南唐国将不同，已为期不远了。

综观李煜的前期词，可谓是玲珑剔透而又内容集中实在——有场景展示，有环境渲染，有气氛酿造，有细节描写，有人物勾勒，有行为表现，有心理刻画，有感情抒吐，有近似小说戏剧的情节性和趣味性，令人读之，如置身其构建的境界之中。诚如清代许昂霄在《古今词话》里所言，确实是属于那种“情真景真，与空中语自别”之作。

正如世态炎凉摧残了柳宗元的身心健康，却成就了他的文学创作，贬官永州十年，既是他从肉体到精神备受折腾的时期，也是他创作上取得累累硕果的阶段一样，南唐覆灭，李煜沦为臣虏，被迫自珠围翠绕、养尊处优的宫苑跨入了徒有四壁、以泪洗面的囚室，却使他切身感受了天堂地狱之间偌大落差带来的巨痛深哀，不得不于醉生梦死中惊醒过来，面对残酷的现实，从而转变词风，饱蘸血泪，创作出了许多面目一新，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技巧，都达到了词的最高境界，远远超越前期作品的千古绝唱。

“亡国之音哀以思”。李煜的后期词，视野开阔，挥洒自如，时而注墨近处，时而放笔远方。采取或盛赞秦淮芳春清秋的赏心悦目，石城龙楼瑶殿的富丽堂皇；或



梦归金陵，幻游上苑；或触景生情，直吐块垒的方式，叙写他念念不忘沦陷的南唐江山，念念不忘失去的帝王生活，追悔耽于逸乐以致走上穷途末路的怀抱，抒发他国破家亡身是客的伤痛与难堪的人生体验。言辞凄苦，如深夜三更鹃啼，似三峡两岸猿啸，犹日暮长空雁唳，震人心魄，感人肺腑，发人深思，招人怜悯。与之相适应，构成意象的客体便是落花流水、梧桐苔藓、晚风寒雨胭脂泪等黯然销魂，以及推想幻梦中的雕栏玉砌、车水马龙、船上管弦之类不堪回首的物象。意境萧索渺茫，基调悲怆忧愤，气氛苍凉郁结。

在内容上，这些作品同样涉及到梦，但再也不是“宴罢又成空，梦迷春睡中”的梦，而是“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的裂肺撕肝，可诅咒的梦。同样言愁说恨，但再也不是“不教双眉时暂开”；“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的轻愁淡恨，而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的无以避开摆脱的无比悠长深重的愁与恨。

至此，李煜的词已不是点滴哀愁的流露，片段物景心境的体现了，而是满腔满腹的大肆倾吐，整个心境的完全敞开！为此，撷取的是外延宽泛的意象，运用的是概括力极强的语言。因而显得境界阔大，感慨深沉，气势力量充沛，既如瀑布腾空，飞流直下，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壮观壮美，又似苏子当年泛舟赤壁之下，客人吹奏的洞箫，“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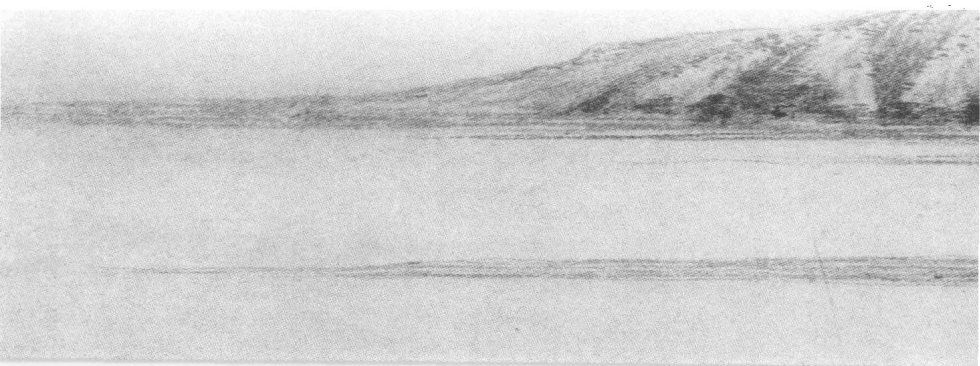


袅，不绝如缕”，凄凉凄惋。刘鹗《老残游记·自叙》中的“李后主以词哭”；王国维《人间词话》中的“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就是针对诸如《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子夜歌》（人生愁恨何能免）、《浪淘沙》、《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令》之类的后期词章所作的总括性的评论。无疑，这是慧眼高见。

况周颐、王国维分别在《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中说：“真字是词骨。景真、情真。所作必佳”；“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都强调了文学写真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李煜词之所以成就卓著，感人至深，广为传诵，经久不衰，是由于用精当的形式、高超的技法、洗炼的语言，表现了他亲见亲闻亲历亲自体验的题材，一切都符合实际，都符合生活本身的规律，也就是其中凝聚着一个“真”字的缘故。

第一是环境气氛真。所谓环境，是指环绕人物、促使人物活动的整个外部世界。所谓气氛，是指一定环境中给人某种强烈感觉的精神表现或景象。所谓真，就是所描绘的环境，所渲染的气氛，切时切地切合人物的活动与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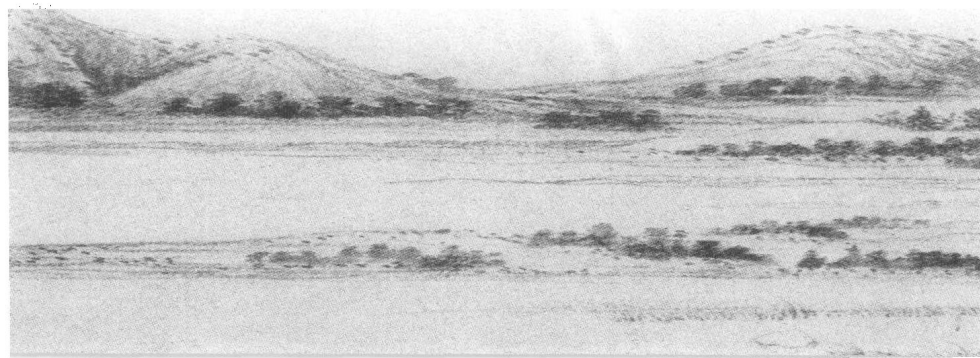
李煜词可谓首首都具有这样的真实性。如《捣练子令》，表达怀人的主题。全篇主要笔墨都集中在环境描绘，气氛渲染上。“深院静，小庭空。”词一开头就推出了人物活动的场所。“深院”，是大环境。其“深”，除从外表体现“院”的规模非同一般外，还反映“院”内在的曲折深幽，给人以不知深几许的莫测之感。“小庭”，是



大环境“院”内的一块小地盘，属小环境。二者相容为一，显现出豪族世家的深宅大院及其特点，逼真得如摄影画面。作为人物居处及活动的地方，与抒情主人公的身份极为相符。尤其是分别充当“深院”、“小庭”谓语的一“静”一“空”，呼应前面的“深”，钩连后面表明季节，激发怀人情思的断续寒砧声，断续秋风声，以及点出时分，映照帘枕的月色，酿造出的冷冷清清的氛围，既同不寐人孤寂虚空的心境协调一致，又烘托突出了这种心境。所以，整首词虽然五句二十七个字，只“无奈夜长人不寐”一句七个字涉及到人，但不寐人的内在心理袒露无遗，外在情态跃然纸上，一腔怀人情愫宣泄得淋漓尽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描绘的环境、渲染的气氛真切所收到的艺术效果。

第二是人物形貌情态真，亦即肖像描写真。所谓肖像描写，就是用叙述人语气，对人物的音容笑貌、服饰举止、风度姿态，作具体的描绘。它能从人物的外部形象变化中透露出人物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把人物的性格特点表现得更加充分。

李煜写的虽然是词，不是小说戏剧，但同样有肖像描写，且描写得惟妙惟肖，为显现人物的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起了很好的作用。如《长相思》（云一緺），上片展示一位铭刻在词人记忆中，至今日夜怀念不已的妙龄女郎形象，起句落笔其头发：“云一緺”，写浓密的秀发梳成雾鬓云鬟，能让人想见到发之乌黑、光洁、飘柔，进而感受到那种蒸腾四溢的青春气息。第二句注墨其首饰：“玉一梭”，写插戴着的一支闪亮的



梭形玉簪，白晃晃，光灿灿，滑腻而呈飞动之势，与“云一綯”相映生辉，显现了女性的活力与魅力。第三句勾画其衣着：“淡淡衫儿薄薄罗”，写她外套薄薄细软的丝绸衣裙，内穿一件淡雅素净的衬衫，透露这位女子喜好素雅的审美情趣，也暗示了她行动时的轻盈飘逸。第四句描摹其意态：“轻颦双黛螺”，写描画得青油油的双眉，轻轻地皱一皱，妩媚传情，娇柔逗宠。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勾勒，容颜佳丽，装束淡雅，姿态多娇的年轻女郎，跃然而起，迎面而来，和现实生活中的美人儿别无二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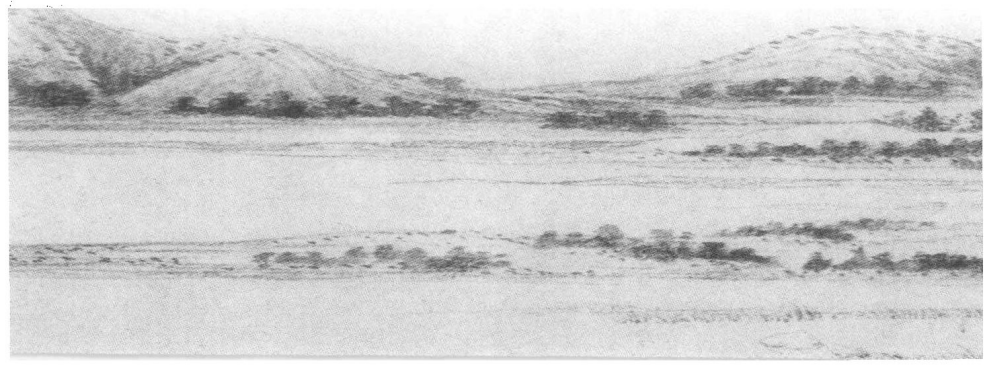
再如《一斛珠》表现歌姬的口舌活动和邀宠逞娇行为，说她早晨梳洗完毕，就轻轻地往双唇涂抹了些许口红，随后面对周围的人稍微露出丁香颗一样细嫩红润的舌尖，洋洋得意，自矜其美。接着放开喉咙，唱起一支清亮动听的歌，一时牵引双唇张开，就像那樱桃儿乍然裂破，溜圆溜圆，小巧玲珑。歌唱完了，就喝酒。酒沾湿了袖口也不在乎，只顾一杯接一杯地喝。喝多了，衣裙被污染，头晕目眩，就慵困地靠在绣床上，嘴衔红绒线，细细咀嚼，嚼烂了就双眸含情脉脉，满脸堆笑地向情郎吐去。将其一连串优美的动作和撒娇逗宠调情的意态，以至声音、笑貌都描绘得深细入微，栩栩如生。一种少女的青春美，犹似一组电影画面呈现在观众面前。这是李煜仔细观察、切身体会了周围女性的行为举止，性格特征的结果，也是王国维《人间词话》所谓“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李煜作词长处的反映。其他诸如《破阵子》、《相见欢》、《望江南》、《子夜歌》等所展示的“垂泪对宫娥”，“无言独上西楼”、“多少泪，沾袖



复横颐”、“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的愁容苦貌，无不如此鲜明生动，传神尽相，集中体现了一个“真”字。

第三是心理刻画真。所谓心理，是泛指人的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心理刻画，是在文艺创作过程中，或者将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或者通过描写人物的外在形态，间接显示人物的内心世界。

李煜的词恰当运用了这种手法，把人物的心理活动刻画得入木三分，真实具体。如《菩萨蛮》（花明月黯笼轻雾），反映一个女子偷偷去男方处所求欢的逸事。首先展示地面花开娇艳明丽，天上月牙微露光线暗淡，空中笼罩薄薄雾霭，周围一切都处在迷蒙状态之中的朦胧环境，紧接着出以“今宵好向郎边去”一句，用女主人公的口表达她自己的反应和判定，透露出她对适合情人幽会的夜晚出现的暗自欢呼欣喜。言为心声。这完全切合正处热恋阶段，渴望爱的满足的妙龄女郎的思想实际。随后写女主人公去郎边的行动：“划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她袜脚着地，手里提着一双绣花鞋，轻轻踏着芳香四溢的台阶，一个劲地小跑，不声不响地潜入画堂的南边。这一微妙的动态，暗示出女主人公当时屏声静气，大睁双眼，时而东瞧瞧，时而西望望，放轻又加快脚步的紧张神态，更托出了她生怕被人听见被人看见的恐惧心态，逼真得令读者仿佛连女主人公的心跳声、呼吸声都听得一清二楚。继而写女主人公见到情郎就一头扎进其怀抱，顷刻间，浑身上下一阵抖颤。一个“颤”字就形象地显现了女主人公偷摸着来，尚有余悸，眼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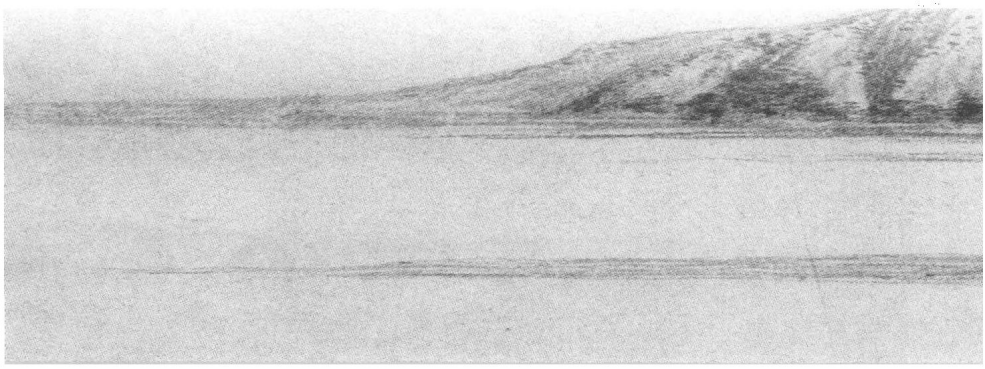


情人无间相处，又担心被人察觉，又激动不已的复杂的内心世界，给人注目可见、伸手可触摸的实在感真实感。另外两首同调的爱情词中“慢脸笑盈盈，相看无限情”；“眼色暗相钩，娇波横欲流”的外部形态所间接显示的心理活动也都无不如此一般的活灵活现。

再如《破阵子》，通过“垂泪对宫娥”的外在表现，揭示出其一旦归为臣虏，仓皇辞庙，面对“教坊犹奏别离歌”的场景，悲痛欲绝，羞惭愧疚，无可奈何，无谁告语的心理，更是凄然可掬，令人如同洞察了人物乱麻似的方寸之地而心有戚戚焉。纵观中外文学史，像这样通过描写人物的外部形态，将人物的内心世界间接刻画得如此深沉鲜明真切的作品，实属不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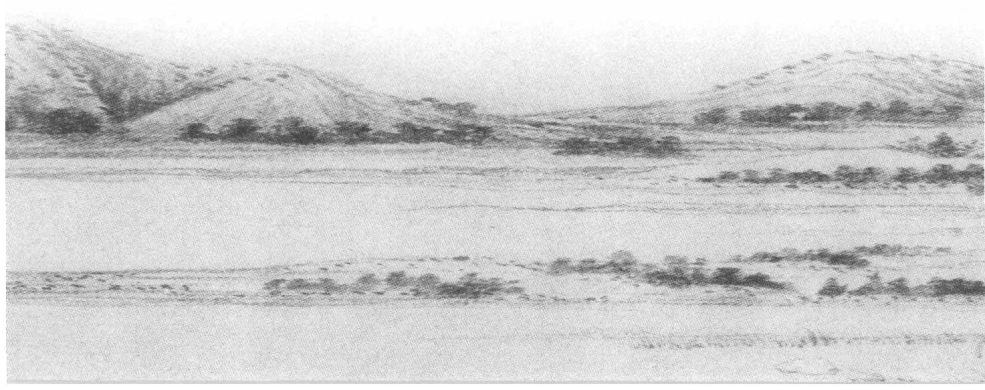
第四是感情抒吐真。众所周知，文学即人学，只有真情实感才能感染、感动、感化读者，引起共鸣。我国南北朝梁代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指出：“繁采寡情，味之必厌。”“为情而造文”，则“要约而写真”；“为文而造情”，则“淫丽而烦滥”。唐代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根情”。现代著名画家徐悲鸿在《中国画法改良论》中说：“真感是一切艺术的渊源。”法国杰出雕塑家罗丹也在其《艺术论》中强调：“艺术就是感情。”凡此种见解，集中到一点，就是感情是根本，诗词文赋图画雕塑，都要有感而作，都要做到抒吐的是真情。

李煜是一位纯情词人，由于他特殊的人生经历和体验，所作之词，无一不是情深情真情洋溢，并没有丝毫他以前和同时的作家那种为赋新词强言欢，强说愁的痕



迹存在。这,且无须论及言欢爱,或说轻愁道淡怨,诸如《浣溪沙》(红日已高三丈透)、《玉楼春》、三首写爱情的《菩萨蛮》以及《清平乐》、《蝶恋花》(遥夜亭皋闲信步)之类的前期篇什,仅从哭诉亡国深哀巨痛的任何一首后期悲歌中就能得到无可置疑的印证。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抒述李煜生命流程中最后一个阶段的苦辣酸辛,其中既有为失去曾经拥有的三千里疆土、至尊王位、无上君权与荣华富贵、享乐生活而发的痛苦哀惋,也包含对南唐河山的深深眷恋,对自己逸乐亡国的无比悔恨懊恼。词中:“春花秋月何时了”,看似无理痴问,实为饱和凄苦的郁结之诘,更是面对以泪洗面的屈辱囚徒生活度日如年,痛不欲生的绝望呼号。“往事知多少”,是低头追思,掐指细数,扪心自问反省,也是对往事已成空,一切都不复存在,痛定思痛,痛何如哉的沉重慨叹。留念、悔恨相杂。“小楼昨夜又东风”,透露出对难以忍受的现实处境的厌烦厌倦情绪与春色恼人,欲了不能了的难堪心理。哀怨、无奈交加。“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倾诉风景不殊,却大有山河之异,不忍回顾,追思,眺望,肝胆俱裂的凄苦。怅恨之情,溢于言表。“雕阑玉砌应犹在”,暗示对“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的金陵宫殿的铭记于怀,念念不忘,以及只能悬想,不能亲见亲临入主其中的深创巨痛。“只是朱颜改”,宣泄无可奈何花落去,昔日繁华消失殆尽的痛惜之感。

所有这些,都是李煜生活实际和情感经验中产生的真情实感,而绝没有那种故意哼哼唧唧的无病呻吟。而且在表现时也是诚挚坦率,直抒胸臆,毫不装腔作势。



即便是末二句以“一江春水”的滚滚滔滔，汹涌奔腾，无穷无尽来比喻愁思之沸沸滚滚及绵绵不绝，也是自问自答，剖露自己的愁怀，令读者如同亲见了李煜的愁容苦貌，洞察了他的柔肠寸断的内心世界。

又如《浪淘沙令》，借残春雨夜梦醒后的凄凉感受，抒发亡国被俘为阶下囚的切肤之痛，也是以缓慢低沉的调子弹奏出一首和愁带闷的悲歌。写李煜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完全不知道自己囚徒的身份，彻底忘记了自己被软禁，没有自由的处境，仿佛立足金陵，俨然是拥有最高权威的国主，贪婪地享受了一会帝王生活的欢乐。梦醒后，四顾茫然，一切化为乌有，再也不能入睡。耳为凄厉的雨声所刺，心为凄厉的雨声所敲，身为五更寒气所袭，苦不堪言。不由得为正如雨打花落事了、春意散尽无觅处、自己“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的赏心乐事不会再有而陷入了更加痛苦的深渊。因而梦醒即用经历的悲苦凄楚，无数的教训警戒自己，单独一个人千万不要去凭倚栏杆。否则，就会纵目远眺，引发对无限江山的沉痛思念，就会忆起当年归为臣虏，辞庙何其仓皇，告别何其匆促！就会想到再见金陵，回归南唐，有如水流不能复回源头，花落不能再上故枝，春去不能重返旧地，其难，犹人间之去天上，时悠长，路遥远，是根本不可能了。就这样，用“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显示了李煜除梦里不知，梦中忘却外，时时处处都知道，都记得自己的囚徒身份，被软禁，没有人生自由的处境；除梦中能得到一时片刻的欢乐外，再无丝毫欢乐可言。就这样通过“别时容易见时难”



的悲叹；“流水落花春去”的象征，表现了李煜依恋、惋惜、悔恨、愤懑又无力回天的复杂心理，抒吐了他念家山、怀故国、悲别离的强烈情感。

如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以及后期的其他词作，发抒的激切伤痛，正是词人血和泪的自然喷射流淌，都是情感灵智的自然吐露，都是灵魂脱壳的升华，极其深挚，极其真切。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由此也可以说，李煜词，能够超越时空，致使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广大读者诵之于口——精神愉悦的，在审美上豁然开朗；心情不佳的，郁闷得以全然释放；丧失欢乐生活，眷恋美好的事物的，一腔悲愁悔恨愧疚宛似随大江东去而消逝而乍然感到一时的宽慰、宽解与宽松。这就是李煜词艺术感染力大而永不衰减，艺术生命强而永葆青春的表现与原因所在。

以上从四个方面略论了李煜词内容的纯真美。人们都知道，纯真的内容还须用优美的形式来加以表达，而李煜词的形式美，众口皆碑。以下就四个方面作简要阐述。

第一，艺术概括化程度高。创作实践证明，艺术概括的程度愈高，艺术形象蕴含的意义就愈大。因此，作家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根据创作意图，对社会生活现象加以选择、集中、提炼和加工，以求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能够通过个别反映一般，通过现象反映本质，通过偶



然反映必然,具有典型性。这运用的也就是西方文艺理论里,见于歌德《关于艺术的格言和感想》一书的所谓“在特殊中显出一般”的方法。在这方面,李煜词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它将一般寓于个别之中,通过个别反映一般,让读者从个别的表现中看到一般的意义。

如《望江南》(闲梦远)两首,都是采取梦幻的形式,一展示横贯金陵城的秦淮河,清亮亮,绿茵茵,画舫凌波,往来穿梭,箫声笛声琵琶声,声声相和;岸上,白绒绒的柳絮随着习习春风,满城漫空飞舞,马蹄得得,车轮滚滚,扬灰起尘,沿街顺路翻腾,人们比肩继踵,观光赏花,忙得不亦乐乎的鼎沸场面。一描绘南唐千里疆域,无论是高山,还是平川,无论是江河,还是湖泊,都蒙上了一层层冷落的色彩;在芦苇荡的深幽之处孤零零地停泊着一条小小篷船;披着明月银辉的高楼之中,笛声嘹亮,一阵接一阵地飞向万里晴空的情景。就这样,词人抓住南国一年之中最具特征的芳春清秋两个季节,又将其最突出最具特征的景物情事勾画出来,让读者由此及彼,推想到其他季节其他风光的无比秀美,使居住在那儿的,感到一切确实如此而不忍离开;未曾去过的,心驰神往;去了又离去的,念念不忘,意欲重游。

再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写各种花卉凋落飘零得快速又匆忙,是因为它们无奈于早晨被寒冷骤雨敲打,晚来遭冰凉风刀杀伐。其具体内容尽管还是渗透着作者主观意识的个人感触,属一时的现象,但它的概括力极强,概括面极

